



江山

墨武 著

(叁) 群雄逐鹿

历史可以创造 世界等你改变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

武王

群雄逐鹿

江山

第三卷

墨武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山·叁, 群雄逐鹿/墨武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222-06555-0

I. ①江... II. ①墨...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4021号

江山 叁

墨武◎著

策 划: 英特颂 / 陆焕峰

责任编辑: 马 清

特约编辑: 刘 婧 姜瑞清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	24.5
字数	530
版次	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555-0
定价	29.8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（此页空白，请读者注意）
（此页空白，请读者注意）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剥茧抽丝/001 |
| 第二章 | 风起云涌/015 |
| 第三章 | 大破瓦岗/028 |
| 第四章 | 情义两难/038 |
| 第五章 | 风雨欲来/048 |
| 第六章 | 螳螂黄雀/058 |
| 第七章 | 蛟龙出海/071 |
| 第八章 | 计取襄阳/084 |
| 第九章 | 各怀机心/095 |
| 第十章 | 乾坤血战/108 |
| 第十一章 | 江山欲坠/122 |
| 第十二章 | 绝处逢生/134 |
| 第十三章 | 城下之盟/149 |
| 第十四章 | 英雄有悔/160 |
| 第十五章 | 襄阳惊变/175 |
| 第十六章 | 鄱阳水战/185 |
| 第十七章 | 佛侠相生/200 |
| 第十八章 | 另路奇军/209 |
| 第十九章 | 钩心斗角/220 |



目 录

CONTENTS

100\ 卷一	第一章	
210\ 卷二	第二十章	二 掩耳盗钟/231
320\ 卷三	第二十一章	三 洛阳花开/240
430\ 卷四	第二十二章	四 失而复得/250
540\ 卷五	第二十三章	五 大战回洛/261
650\ 卷六	第二十四章	六 忠孝难全/270
760\ 卷七	第二十五章	七 绝地反击/286
870\ 卷八	第二十六章	八 得掌大权/304
980\ 卷九	第二十七章	九 无处容身/313
1090\ 卷十	第二十八章	十 东都变革/325
1200\ 卷十一	第二十九章	十一 两路出击/336
1310\ 卷十二	第三十章	十二 佳期将近/351
1420\ 卷十三	第三十一章	十三 瓦岗内乱/362
1530\ 卷十四	第三十二章	十四 英雄绝顶/375
1640\ 卷十五	章五十五	
1750\ 卷十六	章六十	
1860\ 卷十七	章七十五	
1970\ 卷十八	章八十	
2080\ 卷十九	章九十	

“息科县衙需需需需需”

“息科县衙需需需需需”

“息科县衙需需需需需”

“息科县衙需需需需需”

“息科县衙需需需需需”

第一章 剥茧抽丝

“息科县衙需需需需需”

洛水袭驾到如今，已过了三个月。春江水暖，洛水早早地解冻了，可杨广心中却已冰凝。杨广自洛水遇袭后，害了一场大病，足足三个月不理朝政。兵部、卫府出动精兵过万，逐家逐村地去搜盗匪的下落，抓了不少百姓充当为太平道余孽。萧布衣知道百姓无辜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人在东都，所有的运作有条不紊地进行，綦毋工布炼器已在进行，通讯方面也是大有进展，李客师在袁岚的安排协助下，通讯选址已经铺下了三点，分别是在草原、马邑和东都。三地的消息往来快捷非常，往往是几天就能得到消息。李客师如今已经南下发展，准备在南方的扬州等地设立通讯。

这一日满怀心事，萧布衣去牢狱看望裴茗翠。出示了兵部和大理寺卿的手谕，守卫不敢怠慢，领萧布衣入狱。萧布衣见到裴茗翠之时，心中一酸。裴茗翠已瘦得不像样子，她双颊消瘦凹陷，憔悴不堪，只是眼中的一股火焰却是旺盛。

牢房里应用之物颇为完备，还有一碗药，凉了，并没有喝。靠着墙坐在草席上，见到萧布衣望着自己，裴茗翠微笑起来：“萧兄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我还可以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还可以。对了，洛水之冰已经消融了吧？”不等萧布衣回答，裴茗翠招手道：“来，坐。我就知道，第一个来看我的肯定是你。”说到这里裴茗翠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萧布衣伸手轻拍她的后背，只希望能减轻她的痛苦。

裴茗翠用手帕捂住了嘴，半晌才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其实你根本不必入狱。”萧布衣忍不住道：“你何苦自讨苦吃？”裴茗翠斜倚着墙，望着房顶：“我这段时日始终在研究假陈宣华，我觉得已经有些眉目，你想听吗？”

“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”萧布衣皱眉道。

“我还需要休息吗？”

“除了大业、圣上、玄霸兄，这世上本来还有很多值得你留恋的东西。”萧布衣皱眉道：“说实话，你这样自甘放弃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！”

裴茗翠望了萧布衣半晌：“那你希望我做什么？”见到萧布衣不语，裴茗翠幽幽道：“我的出身其实和萧皇后仿佛，一直不被家人在意。就算是我爹，对我也是淡漠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因为姨娘的一句话而改变！我从一无所有到巅峰之境，再到一无所有，我还能承受得住！我一生中最爱的是姨娘，最忠的是圣上，最喜欢的男人是玄霸，可最敬佩的却是你萧布衣！”

她一口气说出这些，微有气喘：“现在的我，身陷囹圄，别人只怕被牵连，躲避不及，你还能来看我，只凭这一点，我就知道，你把我当作了朋友！”

萧布衣无奈道：“裴小姐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放下些东西，你得到的只有更多。”

“放下些东西，得到的只有更多？”裴茗翠喃喃念着这句话，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道理都明白，可这一个放下，又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？其实这本来是一场局，我亲自布下，作茧自缚，一败涂地，怨不得旁人。”裴茗翠突然道：

“陈宣华劝圣上开无遮大会，我认为必定会有古怪，请圣上准许我布局。圣上待我不薄，让我全权处置。我留意的人除了宇文述外，其实还有一个人，叫做宋子贤。”

“宋子贤是谁？”萧布衣奇怪问。

“宋子贤是唐县人，擅长幻术，经常能变出佛形，自称是弥勒转世。不过宋子贤身后的势力让我尤为关注，我想萧兄多半也很关心。”

“难道宋子贤真的是太平道的人？”

裴茗翠点头：“不错，宋子贤是弥勒教的人，而拜弥勒正是太平道的一种存在方式。”

萧布衣有些茫然：“宋子贤和假陈宣华有什么关系？”

裴茗翠转过头去：“假陈宣华可能有三种出处，很多人认为她是宇文述精心培养之人，用以稳固宇文家的势力，可我不敢苟同。”

萧布衣道：“道信来后才有无遮大会，那时洛水已结冰，当初破枪车轘车的爆炸之物应该是在冰封之前埋下，凭这一点来看，太平道应是和假陈宣华早有联络。宇文述应该对此并不知情，因为圣上如果遇刺，对他实在半点好处都无，我想裴小姐的意思大概如此？”

说到这里，萧布衣蓦地想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。洛水之事绝非陈宣华一个人能够策划，最少道信也是大有嫌疑。还有杨得志说什么命犯弥勒，佛主不容，难道他也参与了进来？

裴茗翠微笑道：“原来萧兄这三个月也没闲着。”

“我只是想到你方才问我洛水之冰融了没有。”萧布衣回过神来，轻叹道：“想你问话总是大有深意，忍不住多想了些。”

裴茗翠笑笑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也是如此的想法，早让人去凿冰取了冰下之物，发现那种东西的确能产生不小的破坏力，而且不止一处分布。由此可见，我的第一种出处并不成立。我自然也就想到了第二种可能，假陈宣华是太平道的人！”

萧布衣皱眉道：“那太平道杀她，是意外还是刻意？”

裴茗翠轻叹道：“萧兄和我想的相差不远。如果是刻意，所有的一切好像有了完整的解释，假陈宣华来宫中刻意以柔弱贤良示人，她不需要施展任何诡计，她只要博得圣上的喜爱即可。圣上对假陈宣华难以割舍，她要一死，圣上心智大乱，这天下也就乱了。”

“可就算假陈宣华挡了一剑，若非我赶来，刺客早杀了圣上。圣上和陈宣华只死一人即可，若是连杀两人，实在是没有必要。”萧布衣皱眉道，“他们难道算得如此精准，就连我的赶来都能想到？”

裴茗翠缓缓点头：“从种种迹象来看，他们确是为了刺杀圣上！既然如此，陈宣华为圣上挡剑就让人琢磨不透了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得出个让自己都诧异的结论，那就是假陈宣华既不是宇文述的人，也不是太平道徒的帮凶。”

“那她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萧兄可记得她临死前说的一句话？”

“莫征辽东！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萧布衣心中一凛。

“你说不想圣上征伐辽东的都有什么人？”裴茗翠突然问。

萧布衣认真思索道：“群臣，百姓，你我。其实只要还想安生过日子的人，多半都不想征伐辽东。”

裴茗翠微笑道：“因为我们都是中原人，所以你我的想法都落入了误区。”

萧布衣脑海中直如一道霹雳划过，失声道：“假陈宣华是辽东人？”

裴茗翠沉吟道：“如果假陈宣华是辽东人的话，那就可以解释一切。我们可以设想，高丽王也知道圣上喜爱之人，这才早早地准备了假陈宣华这个人。后来连年征战，民生疲惫，高丽王终于忍不住派出了假陈宣华。假陈宣华知道圣上若是昏庸，会再次征伐辽东，所以她全力劝圣上行善，最后不征伐辽东的结果就是水到渠成。高丽王联系到了宇文述，也可能早就和太平道有勾结，因为没有他们的帮手，假陈宣华也不能轻易地到了圣上的身边。太平道真心想要刺杀圣上，而她呢，却是早就做了个决定，舍身换取圣上不征伐的决定。”

萧布衣听得瞠目结舌：“她在这场事件中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那我呢，我在这场事件中又有什么好处？”裴茗翠反问道。

萧布衣喃喃道：“女人心，海底针！不过这一切都是你的假设，具体如何，你也不能确定。”

裴茗翠长叹一口气：“虽不能确定，但前因后果想清楚了，就可从两个人身上确定假陈宣华的身份。”

“谁？”萧布衣已经隐约猜到。

“道信和那个刺客！”

紫薇城，永乐殿上，杨广呆呆地坐着，数个时辰不动。殿上停放一具玉棺，玉棺上鲜花遍布，衬着陈宣华栩栩如生的脸庞，杨广看得伤心欲绝。

三个月来，他一直都是这么痴痴地望着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。裴蕴、虞世基、苏威等人面面相觑，今日本应是陈宣华下葬之时，可见到杨广这种神色，又有谁敢劝？

宇文述匆匆赶来，满头大汗道：“圣上，吉时已到，还请陈夫人入土为安。”

杨广不语，宇文述的汗水停不下来，心中惧怕。谁都觉得陈宣华死后，唯一不会受到牵连的只有宇文述，可宇文述却心事重重，只怕杨广想到什么。

“圣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你节哀顺变。”裴蕴劝道。

杨广陡然想到什么，一扫颓唐，惊喜道：“谁说人死不能复生，宣华就还阳过一次，宇文爱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宇文述暗自叫苦，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。杨广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快去找袁天罡来。”见到宇文述满脸发苦，杨广怒道：“怎么了，袁道长不肯来吗？你和他说，只要能让他宣华再次还阳，朕可答应他任何条件。”

宇文述吁了口气：“圣上，袁道长如今不在东都。”

杨广急问：“他去了哪里？”

宇文述无奈道：“我这些日子最少派了几千人去找他，可他凭空失踪了！”

杨广松开手来，失望道：“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裴蕴道：“回圣上，袁道长既然能找到让陈夫人还阳之法，想必其他道人也是可以。我觉得圣上可以让宇文将军负责此事，兵分两路。一路去寻袁道长的下落，另外一路却去寻找懂得还阳之法的道士……”

“裴爱卿说得大有道理，就依此法，宇文爱卿，可有什么问题？”杨广数月来一直沉湎在陈宣华死去的悲痛中，从未想到其他。可清醒过来，马上觉得事情大有可为，陈宣华既然还能活转过来，自己就先不用太过悲伤。

宇文述脸色有些发苦，只能道：“老臣尽力而为。”

萧布衣从大狱出来后，暗想裴茗翠的推测合乎情理，可有个关键的问题未提及，那就是太平道关于“布衣称雄”的预言。以裴茗翠的精明，她不可能忽略太平道的预言，她不讨论，或许是因为早有定论？正沉吟间，有人轻呼道：“萧大人。”

萧布衣回头望过去，见到一黑糊糊的小子向他招手：“李淳风，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模样？”

李淳风吓了一跳：“我打扮成这样，萧大人也能认得出来？”

萧布衣笑道：“你这种猥琐样，别的混混想扮也扮不出来。你们师徒搬走了？我几日前去找你们，怎么房门紧锁？”

李淳风叹道：“萧大人，我师父有难了，他已经离开东都避祸。”

“他有难？”



“萧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”李淳风前头带路。二人穿街走巷，来到一间草屋前。萧布衣见到草屋四处漏风，不由皱眉道：“你就住在这里？”

李淳风苦笑：“其实师父走前，也给了我不少钱，可我现在这德行，怎么能住客栈？我只怕宇文述在到处搜寻我们师徒，只能打扮成这样，在街头巷尾闲转。”

萧布衣问道：“难道你师父真的对杨广说，陈宣华可以还阳，这才让我下的江南？”

李淳风叹道：“萧大人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宇文述让师父这么说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，谁也想不到宇文述真的弄出个陈宣华出来。洛水河袭驾后，师父就知道自己有难，宇文述绝对不会准备第二个陈宣华出来，是以早早地离开了东都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走？”

李淳风突然脸红了下：“我还暂时不想离开东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萧布衣追问。

李淳风脸色更红，半晌才道：“我知道我配不上她，可我看看她总是没错吧？”

萧布衣莫名其妙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李淳风四下看了眼，低声道：“萧大人，你觉得我长的如何？”

萧布衣见到他炭一样的脸，无奈道：“我只知道，我若不是要找你，就算你欠我十吊钱，我也懒得过来要。”

“那就是很差了？”李淳风多少有些不满。“不行就明说，拐弯抹角的毫不痛快。”

萧布衣笑着拍拍他的肩头：“开个玩笑而已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得志没有关系，长的差也没有关系，若是气量也不行的话，那可真的没有人会看上你了。”

李淳风若有所思，半晌才道：“谢萧大哥……”他不自觉地换了称呼，直如当萧布衣亲人般，才要说什么，突然竖指在唇，做个噤声的手势，萧布衣却是先一步听到有脚步声传来。足声不急不缓，沉稳中带有飘逸，丝毫没有烟火气息。这种足声他不是第一次听到，上次在酒楼上遇到那个神秘女子之时，也是这般的脚步。

萧布衣暗想难倒如此之巧，李淳风说的她竟然是那个怀有绝世身手的女子？脚步声到左近止住，房门响后，再没有任何声息。

李淳风这才舒了一口气：“萧大哥，仙女回来了。”

萧布衣低声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我没有见过她的面，只知道有一次我被人揍，是她出手救的我。她问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栖身，我就介绍她来这里……”萧布衣不等他说完，已推门出去，径直来到临近的草屋前，伸手拍门，沉声道：“萧布衣前来拜访。”

草屋内没有任何声息发出，李淳风快步跟出道：“萧大哥，她不喜欢见外人。”

萧布衣缓缓地闭上眼睛，伸手握住了刀柄，李淳风只觉得一股寒意涌过来，忍不住倒退两步。

不等李淳风站稳，整个草屋“砰”的一声炸起，房间内一抹光华电射而出，直奔萧布衣的胸膛。

萧布衣挥刀就斩：“当当”两声响后，倒退了两步。萧布衣暗自心惊，袈裟那日后，他反复琢磨刺客的剑法，可是一直不得要领。都说刀招沉猛，剑法轻灵，可此女使出的剑法却有种玉石俱焚的气势，且快捷绝伦，让人不得不挡。

他琢磨数月，抵挡一招后，竟然如当初般。只是退后两步之际，萧布衣已蓄力斜身上前一步，厉喝声中，长刀雷霆般斩向女子的肩头。

萧布衣这招攻守转换，实已发挥了巅峰之力。此刻的他无论从精神气势，招法内劲来说都是十二分的功力，一刀击出，狂风大作，枯枝残叶涌起，呼啸而出。

女子见到萧布衣刀招奇猛，轻“咦”一声，手下不慢，长剑横出，已经架在单刀之上。

萧布衣全身心之力劈出一刀，满以为女子最少也会被他逼退两步。没有想到女子长剑一架，似谷似川，刀剑相交一处，竟让他有了一刀斩空的感觉。

萧布衣心中大惊，再喝一声，内息翻涌，连转三道，劲砍压下。

女子目光露出惊诧，终于倒退了半步，手腕轻翻，“砰”的一声大响，刀剑向旁合击出去。

萧布衣只觉得对手长剑柔中带刚，已经把他的全部劲道向旁泻出，心中微凛，电闪斜穿而出。他人在空中，长刀划出，左手处一颗碗口粗细的大树已被他拦腰斩断，随之—掌击在树上，半截树干呼啸着向后击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大响后，尘土四起。萧布衣回转头去，只见到一道暗影冲天而起，晃了几晃，上了墙头后，消失不见！

尘土飞扬中，萧布衣望着远去的身影，握刀之手终于松弛下来。

方才女子刺出一剑，他还了一刀，女子看起来还是行有余力，他却是全力以赴，从这点来看，他已落在了下风。

李淳风连滚带爬跟过来，苦着脸：“萧大人……你……她……”

萧布衣道：“淳风，你留在这里，我去看看。”提刀向女子消失的方向赶过去，跃上墙头，四下望去，只见到陋巷少有人迹，一时间也不知道女子去了哪里。萧布衣觉得女子多半以为他代表官府来抓人，这才性命相搏。只是不解女子为什么刺杀失败，却还留在东都，难道还想再杀杨广？

纵身下了墙头，见女子早已不见，还刀入鞘，萧布衣只能凭借直觉向一个方向追过去，到了一条大街上，听到前方嘈杂声一片，不少百姓围成一团，踮着脚往里看。圈里有争吵声音传来，萧布衣听到有些耳熟，挤进去见到一个胖子揪住一个和尚不放手，萧布衣认得胖子是胖槐，和尚却是杨得志。

“杨得志，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胖槐抓住杨得志的衣领，用力地摇动，“你清醒下好不好，你难道忘记了我们一直都是兄弟？”

杨得志目光如水道：“这位施主，贫僧大痴。”

“大痴？我看你是白痴才对！”胖槐激愤道：“走，去和我见萧老大，你有什么话，和萧老大讲。”周慕儒也说道：“得志，有什么天大的难题，我们兄弟一起还不能解决吗？就算不能解决，说出来总比出家强上很多。”

“罪过，罪过。”杨得志双手合十：“贫僧不认识什么萧老大，施主认错人了。”

“那你可认识杨得志吗？”

杨得志听声扭头向旁望过去，见到满面笑容的萧布衣，胖槐几人大声呼道：“萧老大来了。”

萧布衣微笑上前道：“大痴大师，我有些事情需要解惑，不知道你可有时间？”

杨得志叹道：“不知施主有何疑惑？”

“请大师借一步说话。”萧布衣当先走去，百姓见到没有热闹可看，一哄而散。萧布衣随便找了家酒楼，让酒家准备个单间，上了素席，端起茶水道：“无论大师是大痴还是得志，只望以后若是有缘，能常常相见。”

杨得志端起茶杯，脸上看不出喜乐：“多谢施主。”

“不知大师可否给我解个疑惑？”

“请讲。”

二人说的客客气气，胖槐只是搔头，心道这个杨得志，以前只觉得他郁闷，现在是让旁人郁闷。

“我曾经有个兄弟，和他情同手足。”萧布衣感慨道：“他去年说南下做事，可是一年多不见，不知道大师可知道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杨得志沉声道：“施主的兄弟去了哪里我不知道，我却可以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萧布衣眼前一亮：“大师请讲。”

“从前有个人，生于大户之家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哀愁。”杨得志怅然道：“他的先辈在朝廷位居极品，他的父亲亦是如此……这时候，他家来了个道人，和他父亲在密室中谈论了三天三夜，那个人慢慢的知道，原来道士劝他父亲造反当皇帝，本来那人的父亲还有些犹豫，可得知来人是太平道人的时候，终于坚定了决心。”

萧布衣动容道：“道人是太平道的人？”他接触范围越广，越发现太平道和门阀般，在大隋亦是无处不在，如果说门阀是大隋根基的话，太平道无疑就是大隋的幽灵，不时的兴风作浪。杨得志说他的先辈在朝廷已经位居极品，说的可能是杨素，难道他的父亲就是杨玄感？萧布衣想到这里，不由为杨得志悲哀，因为他知道杨玄感叛乱，杨家亲戚大部分都被斩杀，就连死了的杨素都被刨出来，挫骨扬灰，

杨得志并不回答，继续说：“太平道向来出惊天预言，道人说这真命天子就是落在父亲的身上，只要起事，断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父亲听了怦然心动，于是起兵造反，当时圣上征伐辽东，鞭长莫及，百姓门阀响应造反之人众多，可没想到只一个月的功夫，就兵败如山，父亲逃命不得，被父亲的兄弟杀死，兄弟献上人头到京都，也被圣上索命。那人因为和父亲意见相左，并没有参与造反，反倒侥幸逃脱了性命。”

听到这里，胖槐等人替兄弟伤心，杨得志家破人亡，由富贵到流亡，也怪不得他整日抑郁，换得旁人，只怕都会发狂。

“那人得人相助，一直逃到草原，在那儿待上几个月，给自己起名叫做得志，不是想再次翻身，只是提醒自己得志时候莫要猖狂。草原毕竟不是他的家，他还是忍不住再次回转中原，回返的时候，碰到一伙逃兵，就加入了他们，跟着做起了马贼。”杨得志说到这里，终于有了淡淡的笑容，“那段时间，他认识了很多不错的兄弟，还

有个少当家带领他们风光。他虽然少了富贵，可多了开心，他也准备和这些朋友在一起，开开心心地做一番事业。他到了东都后，和少当家商量，本来想南下，利用他的关系，联络些旧人。可是没有想到……”

说到这里杨得志蓦然握紧了拳头：“没想到世情冷暖，让人嗟叹，他突然变得万念俱灰，这才有了出家的念头。”

萧布衣注意到杨得志眼中的恨，知道他隐瞒了什么，只是他不想说而已。

“他遇到了道信高僧，承蒙他不弃，收为弟子。道信高僧要北上劝圣驾行善，他也就一路跟随，只是路过唐县的时候，他又碰到昔日的道人，无意中听到他们密谋，知道了他们准备以弥勒出世惑众，妄想效仿当年之法，逼一人起事。”

萧布衣凛然，这才明白“命犯弥勒，佛主不容”八个字的部分含义。

可太平道为何要逼他萧布衣起事？佛主不容又是什么意思？杨得志惨痛后还能提醒自己，实在是因为义气深重，他把前因后果说清楚，多半只怕自己再入了太平道的圈套。想到安伽陀临死前的狂叫：“他们一定会找到你”，萧布衣心中涌出寒意。

“那人对这些算计无能为力，只能出言点醒。虽是兄弟情深，可他不想再插手凡尘之事，知道少当家定会体谅他的无奈。”杨得志又道：“施主，贫僧的故事讲完了，不知道可以走了吗？”

萧布衣缓缓起身：“兄弟情深，我也是不能忘记。如果大师可以的话，请告诉那人，无论失意得意，我们几兄弟对他的兄弟之情不变，他若是想要回来，我们很是欢迎。”

杨得志叹息一口气，站起来转身离去，再没有回头。

胖槐诺诺道：“少当家，就这么让得志走了吗？”

萧布衣坐了下来，有些失落道：“那我们还能做什么？”

半个月后，萧布衣再入紫微城的时候，杨广高高在上，神色愉悦，一帮大臣分列左右，都是愁容满面。

杨广见到萧布衣后，感慨道：“萧卿家，前时你再次救驾，算上雁门之围，你已经救朕两次。今日朕召你来，是想问问太平道余孽预言之事，萧卿家，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萧布衣慎重道：“回圣上，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，只为君子避嫌，免遭流言。可这流言上身，想必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”

他这几句话是回太仆府和裴蓓等人商量对策得之。大伙的意见都是：静观其变，不能先乱了阵脚。

杨广点头叹息道：“太平道的余孽也太小瞧朕了。弥勒出世，布衣称雄，哼，萧爱卿若真有异心，当时不用出手，朕多半性命不保，朕又怎么能中他们的离间之计？”

裴蕴上前奏道：“想必是因为萧将军最近锋芒毕露，贼匪多有顾忌，这才设下离间之计，妄想除去萧将军，圣上英明，识破奸人诡计，实乃我大隋的幸事。”

群臣随声附和，宇文述竟然也没有反对。

杨广点点头：“既然如此，这件事就放到一旁，莫要再提，我们来商量陈夫人还阳一事。”见萧布衣愣住，杨广犹豫道：“萧爱卿，上次去扬州你做得颇好，朕本来有意再让你出马，只是可惜，找人又算了下，这次却不能你去。”

“不能为圣上分忧，微臣实在惶恐。”萧布衣暗地舒了口气。

“宇文爱卿，不知道桓道长和徐道长找到合适的人选没有？”杨广口气中带有热切。

“回圣上，他们正在尽力寻找，我想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带给圣上。”

杨广喃喃自语道：“宣华让朕为子民着想，朕绝对不能自暴自弃，要竭力做出点功绩出来，这样她回来，才不会失望。只是宣华让朕莫要征伐辽东，这辽东的事情，却要放放。”

群臣释然，心中喜悦。

“如今中原盗匪横行，朕要先平了内乱，等到宣华回转，就可带她四处游历我大隋的锦绣山河。”杨广一切还是自己做主，当下拍板，招手道，“苏纳言，朕的天下到底有多少盗匪？”

苏威颤巍巍地上前道：“回圣上，只要赦免天下的盗匪，所得盗匪可平辽东。”

杨广皱起眉头，大为不悦，心道那不有百万之多？宇文述上前道：“启禀圣上，苏纳言说得有些夸大，可盗匪横行毕竟是事实。盗匪虽多但不足虑，圣上只要派精兵征讨，断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”

杨广心情稍好：“如今中原哪里盗匪最多，不如先平了几处。等宣华回来，也不至于觉得朕无所作为。”

裴蕴上前道：“回圣上，如今盗贼以山东，河南，河北，山西以及江淮一带居多。”见杨广不悦，裴蕴又道：“盗贼虽多，却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如今李靖坐镇马邑，他一战成名，突厥兵不敢南下。辽东民生疲惫，无能南侵，不足为惧。外患无忧，如今只要全力派精兵能去伐盗匪，想必半年左右，定能铲除。”

杨广龙颜大悦：“不知裴御史有何良策？”

裴蕴胸有成竹，恭敬道：“如今盗匪聚众无非瓦岗的翟让，山东的窦建德，江淮的卢明月余孽，还有杜伏威李子通之流。圣上若派一良将协助张将军，命张将军和良将前后夹击，以雷霆之势铲除瓦岗，拔去心腹大患。瓦岗一灭，张将军后顾之忧，当可挥兵东进，全力攻打窦建德、王薄等人，一举平定山东。良将却可分兵南下，协助杨太仆剿灭卢明月和江淮以北的群盗，如此一来，中原大定，杨太仆和良将挥兵南下，与王世充合兵一处，径直扫通江淮以南，平定诸寇，摧朽拉枯，盗贼何足道哉？”

裴蕴慷慨陈词，群臣听他说什么良将，目光都望向了萧布衣。

杨广果然问道：“裴卿家所言计策大善，却不知良将何出？”忍不住望向萧布衣，心道这些年征伐辽东，老将死的不少，来护儿和宇文述都是卫府大将军，却也七老八十，一千大臣白发皓首，手下良将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，若再出兵，当非萧布衣莫属！

他对萧布衣蓦然信任起来，不是因为他的战功赫赫，也不是两次救他性命，而是因为陈宣华临死前说过，萧布衣也是为他好！

“启禀圣上，臣觉得裴御史说得大有道理，这良将一职非萧将军莫属。”回话的不是裴蕴，却是宇文述。

萧布衣谦逊道：“微臣倒觉得宇文将军老当益壮，可胜此任。”

宇文述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萧将军莫要推辞，想萧将军以数千之兵大破历山飞十万盗匪，只此一役，当可和张将军并驾齐驱。”

杨广点头道：“宇文爱卿言之有理，萧将军听旨。”不由萧布衣回绝，杨广已下旨道：“朕命萧将军统领卫府精兵两万，与张将军合力先铲除瓦岗，再做其他商议。”

萧布衣苦着脸道：“臣遵旨。”

杨广见到萧布衣皱眉，不悦道：“萧将军，你可有什么为难之事？”

萧布衣终于问：“圣上，不去行不行？”

“不准。”杨广断然拒绝。

群臣都是诧异，宇文述笑容有些诡异。杨广觉得口气稍重些，叹息口气道：“萧将军，朕也知道你来往奔波，很是劳累，可此次东征，你是最佳人选，还望莫要推辞。你若有什么为难之事，朕定当让兵部为你准备。”

群臣耸然，心道让杨广说话带有恳求，倒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萧布衣不为所动，暗想杨广对自己好，不过是因为陈宣华的缘故。可自己手下的兄弟打架可以，统兵还不如自己，虬髯客不在，徐世绩不见得能用上，想来想去，身边真没有谁可以帮手。听到杨广说及兵部之事，萧布衣灵机一动：“圣上有旨，微臣当是遵从，只是微臣请兵部调一人协助微臣征伐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圣上，李靖断然不能调来。”宇文述慌忙道。

杨广沉吟片刻：“萧将军，李靖镇守边关，责任重大，不能擅离。不过除了李靖，别人倒可考虑。”

萧布衣知道宇文述暗中捣鬼，微笑道：“臣请调之人叫做尉迟恭！”

“尉迟恭？这是何人？”杨广皱眉道。

群臣面面相觑，裴蕴接道：“回圣上，尉迟恭入伍不久，可作战勇猛，如今在涿郡留守薛将军手下，是名偏将。”

杨广毫不犹豫道：“既然萧将军请调，当是竭力满足。卫尚书何在？”见兵部尚书卫文升上前，杨广顷刻下旨，“卫尚书，朕命你用八百里加急调尉迟恭前往虎牢关等候。再快马告与张将军，让他带兵从齐郡回返夹击瓦岗。萧将军，朕命你三日后出发，粮草辎重供给由卫尚书准备，去虎牢后，立刻与张将军商讨讨伐瓦岗一事。”

萧布衣领旨退下后，杨广让无关人等退下，只留着裴蕴，虞世基和宇文述在殿上。见裴蕴望着自己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杨广终于想到了什么：“裴御史，茗翠现在如何？”

“她在殿外候着。”裴蕴回道。

“宣她进来。”

裴茗翠进来的时候，轻轻地咳嗽着，本来看起来不差的身板有些瘦骨伶仃。杨广多少有些歉然。陈宣华死时，杨广怒不可遏，只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裴茗翠的错。但静下心来想想，杨广理智上知道，裴茗翠不该受罚，此刻心生不忍，轻声问道：“茗翠，病可好些了吗？”

裴茗翠用手帕掩住了嘴：“茗翠尚可，有劳圣上挂念。”

杨广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半晌才道：“朕当初错怪你了，几个月了，一切都过去吧。”

“谢圣上。”

杨广沉吟道：“茗翠，你这段时间也是辛苦，我看你的病十分让人担忧，不如让御医……”

裴茗翠摇头道：“一点小病，不劳宫中的御医。如果圣上对我不怪责的话，茗翠想回江南故里养病，还请圣上恩准。”

杨广皱眉半晌才道：“朕准你回转江南！”

“谢圣上。”裴茗翠缓缓跪下来，叩首三次，也不多话，起身出了宫殿。

杨广挥手想要招她回来，却又颓然放下，长叹一口气，喃喃道：“让她修养一段时间也好。”

裴茗翠出了宫中，只觉得有些发冷，紧紧衣襟，缓步走出紫微城，回首望过去，紫微城高耸依旧，蓝天如洗，这一切即是熟悉，又有些陌生。

顺着天津桥走下去，前方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

裴茗翠望着来往的人群，东逝的洛水，喧嚣奔腾，自己却如幽灵般，永远格格不入。陡然间心中酸楚，感觉到脸上发凉，伸手抹去，发现手上潮湿一片。

我落泪了吗？裴茗翠笑笑，笑容中说不出的嘲讽。她下决心回江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或许当时在殿上，杨广只要稍作挽留，她就会留下来。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她如释重负，她觉得就算回江南，对死去的姨娘也可以说一声，她倾尽了全力。

但鼻子又是不免的发酸，裴茗翠昂起头来，她不想承认失败，可她知道，她再无力回天……

“这次出征我要去，疆场扬名，也能混个大官当当，绝对不能让婉儿看轻了。”一个声音传过来。

“婉儿不会看轻你，只会把你看得很重。”一人风言风语道：“你现在穿了这身铠甲，只能是重上加重。”

裴茗翠闻声止步抬头望过去，见到胖的是胖槐，风言风语的却是阿锈。原来她不知不觉地到了太仆府前，犹豫片刻，上前打招呼道：“萧将军可在府上？”

胖槐身穿铠甲，正准备雄赳赳地进府，见到裴茗翠询问，蓦然矮了半截：“裴小

姐，你何时出来了？”

阿锈把胖槐推到一边：“裴小姐，萧老大正在府中花园，我带你去。”

三人到了后花园，只见到一马疾驰，长嘶腾跃，一人在马背上翻翻滚滚，游刃有余。那人还是个孩童，但控马之术着实不弱，萧布衣望着马背上那人，脸上含笑，却是有些走神。

二女坐在他的身旁，窃窃私语，对萧布衣指指点点，不时地偷笑，还有一女子带有关怀之意，站在场边不远，不时地低呼声：“小弟小心。”

旁边的下人婢女却都是给马背上的孩童打气，喝彩连连。

孩童来了兴致，马上一个倒翻，陡然落下马来，女子惊呼一声，抢上前去，孩童却是勒住马缰，从马腹下穿出，翻身再次上马，调皮道：“姐姐！”

女子拍拍胸口：“小弟，你太顽皮了。”

裴茗翠见到这等温馨的场景，却是自己从未经历过。女子是婉儿，萧布衣身边的二女却是裴蓓和袁巧兮。

见到裴蓓在萧布衣身边浅笑凝眸，裴茗翠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以前那个冷酷无情的杀手。

裴蓓当先抬头，见到裴茗翠，欢喜地跑过来：“裴小姐，你来了？”

裴茗翠心中涌起一阵暖意：“裴蓓，你比起在马邑的时候要好多了。”

萧布衣也是起身走过来：“裴小姐终于安然无恙，方才裴蓓还在问你的事情，我想圣上也不会为难你。”

三人谈话的功夫，婉儿带着小弟同巧兮等人退下去。裴茗翠四下望望，轻声道：“萧兄，听说你要东征，我也要离开东都，前往江南。这次来到这里，顺便和萧兄话别。”

裴蓓怔住：“裴小姐不回来了吗？”

“回来又能如何？”裴茗翠缓缓坐了下来，“其实这次来，除了和萧兄话别外，还想问萧兄个事情。”

裴蓓起身想要离开，裴茗翠伸手拉住她：“我知道萧兄对你不会隐瞒，既然如此，不需要刻意回避。”

“裴小姐要问什么事情？”萧布衣问道。

“萧兄见过天书没有？”裴茗翠随口一问，石破天惊！

萧布衣脸上没有半分意外，他知道裴茗翠迟早会问这件事。她要走了，不想再遮遮掩掩，对于天书，萧布衣看来，裴茗翠知道的应该远比任何人想象得多，可是她很少说。

见到萧布衣摇头，裴茗翠点点头：“我知道萧兄没有必要对我做诳语，这么说龟壳中没有天书了。”见到裴蓓脸色微变，裴茗翠笑道：“这些和裴蓓无关，我一些是推测，一些是根据我手上的消息得知。洛水袭驾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寻找天书已经没有太多意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萧布衣诧异问。